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清開國方畧卷十四 十五

內閣中書臣沈颺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四

太宗文皇帝 天聰五年辛未正月至九月

天聰五年春正月壬午鑄紅衣大礮成

先是我國未備火器造礮自此始鐫曰天佑助威

大將軍天聰五年孟春吉旦造督造官總兵官額駙

佟養性監造官遊擊丁啓明備禦祝世廕鑄匠王

天柏竇守位鐵匠劉計平

敕諭佟養性曰凡漢人軍民一切事務付爾總理各官悉聽爾節制勿徇情面分別賢否以聞益當殫厥忠忱簡善絀惡恤兵撫民毋私庇親戚故舊陵轢疎遠仇讐昔廉頗藺相如一將一相以爭班位幾成嫌釁幸相如重視國事不念私讐是以令名埀于千祀願爾效之又

諭諸漢官曰凡軍民一切事務悉令額駙佟養性總理爾衆官不得違其節制如有勢豪嫉妬藐視不遵者非僅藐視養性是輕國體而玩法令也必罹禍譴爾等勿效

之務各恪遵法紀先公後私為國効力則令名亦共揚
于後世矣是月己亥
太宗幸文館入巴克什庫爾禪直房問所修何書對曰記
注
上所行事
太宗曰此史臣之事朕不宜觀乃取巴克什達海所譯武
經觀之內有云昔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
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

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

因

諭曰古來為將帥者必體恤士卒乃我國額駙固三泰與敵交鋒士卒有戰死者嘗以繩繫其足曳歸主將之輕蔑士卒若此何以得其死力乎從一月固三泰坐不諳機務不能鈐束士卒罷總管鑲藍旗任以

太祖弟貝勒舒爾哈齊第八子芬古代之

二月庚申嚴飭守邊軍令

舊定軍律凡瞭見邊外敵兵即舉熢燧敵兵抵邊

約百人者懸一蓆鳴一礮二三百人者懸二蓆鳴二礮五百人者懸三蓆鳴三礮千人者懸五蓆鳴五礮萬餘人則懸七蓆礮不絶聲絡繹來報至是

命守邊諸臣嚴察逃人毋許臺軍容隱凡逃止四五人者令管墩臺官率兵追之即申報各將領如隱匿不報鞭一百逃至二三十人者沿途傳報若乘馬走者所逃出地方臺軍舉燧勿絶惟沿邊墩臺不必舉燧其沿路傳報臺軍俱令舉燧絡繹速傳仍登

記所報時刻遲誤者鞭一百若兩臺相距遼遠滿漢臺軍務速行傳報

諭副將石廷柱曰烽臺事務因未行嚴飭故數年以來一切傳報稽遲須曉諭守臺滿漢人等毋得怠玩凡火藥藥線旗幟俱宜全備先鈔録軍律頒發各臺軍晝夜記誦遲誤者按律懲治諸將如或玩視一體坐罪弗貸是月

命納穆泰布爾吉二人俱于四年五月論永平退歸罪革職往明境捉生攻拔

一臺擒六人復過十三山站見二哨騎設伏擒之比還遇我國逃人斬六人執九人而歸

三月乙亥朔令貝勒大臣盡言直諫

時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之次有議政十貝勒阿巴泰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多爾袞岳託多鐸杜度薩哈璘豪格八大臣楞額哩達爾漢和碩圖色勒喀克篤哩伊爾登葉臣固三泰

太宗作書三函分與之一與大貝勒三貝勒書曰兩兄與衆定策推戴眇躬數年以來無日不兢兢業

業期于上繼前業下協民情頃聞國人或有怨言必刑獄不得其平歟賞功有所偏私歟或耽于佚樂黷于財貨歟其咎在予予弗自知賴旁觀者明告之夫此大業非予眇躬所自致乃

皇考艱難締造以留貽者當祇承罔墜則

皇考神靈欣慰

上天亦加眷佑倘有隕越則

皇考神靈怨恫

上天亦加譴責矣古人有言同舟共濟濟則均享其福不濟則均受其害我兩兄勿以責任在予而面從予有過宜即直言若不見納方可棄予而不言今相率緘默非予不樂聞已過也國家政令有當更改者即議更改務期至當俾臣民遵守焉大貝勒代善奏言臣等推戴

皇上嗣登大位以繼

皇考艱難締造之鴻業

皇上英明神武遠邇傒應臣等原欲將順其美匡救其失竭一得之愚但恐所言無關重輕徒形卑陋今讀

諭旨嗣後自當恪遵凡有所見直言無隱夫刑罰不中民有怨言皆由讞獄不得其人宜選擇更易之三貝

勒莽古爾泰奏言臣等讞獄每據三次供詞覆加詳閱以斷是非未有明知而敢枉斷者惟恐事久怠生臣當與審事各官共矢之一與議政十貝

天地從公聽斷不公者受譴

勒

諭曰我

皇考神靈天縱撫服諸國以貽後人諸弟姪推戴朕躬嗣

登君位數年于玆未聞一言規朕之過豈以朕為不可與言者乎此後凡有所見即宜直言朕之過愆以及百姓之疾苦一一指陳無有所隱貝勒阿巴泰奏言國人之怨苦惟患不知未有見善

而不以為善見惡而不以為惡者臣無他能謹識
上諭自今以往凡事誓從公斷貝勒德格類奏言
皇上即位以來恭敬凡長友愛子弟贍養窮黎生殺明允
未見有所闕失惟讞獄諸臣未能明罰敕法雖奉
訓諭罕能恪遵宜另選賢良任職則公平審決可期政簡
刑清貝勒濟爾哈朗奏言
皇上即位以來國人咸慶安樂近因讞獄滋怨臣等當洗
心省改至隱匿匪類實由諸貝勒為之如屬下人
舉發其人仍不離屬下誰復敢于首告嗣後宜將
首告之人斷出別旗則匪類無所容隱矣貝勒阿
濟格奏言臣愚魯無能致煩
聖慮焦勞自今以往願痛改前非勉勵職業貝勒多爾袞
奏言
皇上諭令指陳闕失臣實未有所見一切國事不敢謂與
已無涉亦不敢聊且塞責輕遽敷陳貝勒岳託奏
言恭承

諭

詢即位以來豈無一失臣伏思微疵小過難必盡無古語云規圓則水圓規方則水方惟擢用敢諫之士則羣臣爭趨正直任正直之臣以讞獄則國人自弗嗟怨如欲使國家豐裕則當除祭禱之糜費禁九衣七帽之奢華如欲屏息邪佞則當以訐告本旗官長之人斷隸別旗此當今之實政也貝勒多鐸奏言臣未預理刑其中公私不得而知但觀法司諸臣實心任事秉公執法者少當令明習法律遵守往昔成規貝勒杜度奏言宜簡任賢良使勸導諸貝勒于事理之是非斟酌悉當應對詳明庶有成效貝勒薩哈璘奏言圖治之道在于用人誠能灼知邪正則人皆爭務名節後身家而勤政務故聽獄不必多人以忠直而明決者任之必無偏枉至行軍之際如遇

上親征諸事可悉稟

上裁若別有遣發宜選一賢能者為之主帥一切機務皆

聽總理仍限自梃官以下有干軍令者許以軍法從事則犯法者少矣明國雖怯于戰鬭而防禦甚固由將吏得便宜從事故也我國八旗分隸或應獨厚一旗衆心不悅然統御得人必利澤均溥譬之羆中貯水水滿而溢其旁浸潤及物非有所私一旗之大臣忠則別旗之大臣不得不忠夫忠臣者鬼神且不懼何懼于人其言無所忌諱惟

皇上察而用之信任獨專將羣臣共傚其忠教化成而千萬人悅矣貝勒豪格奏言

皇上所諭誡為至當自今以往臣願改過自新竭忠為國過有征伐不辭勞瘁以圖報稱又一書與八大臣

諭曰爾等由衆人中擢居要職與諸貝勒共議國政原欲爾等規諫朕及諸貝勒過失于國計民生有所裨益今

聞國人以讞獄不平滋怨是政治有闕失也朕未能親接國人而徧詢之惟藉爾等入告乃逡巡緘默若恐言未必從且因之獲咎試思前此以諫諍之故而罷斥者為誰譴責者為誰若朕之虛懷聽納爾等固共見矣況

上天垂佑正在此時不及時敷奏見之施行朕將奚賴焉宜各以公忠體國之心旦夕不忘匡救凡朕躬及政治闕失其悉心陳論焉是日固三泰罷任楞額哩達爾漢和碩圖色勒喀克篤哩伊爾登葉臣各有奏告言

皇上所行果有過失豈敢安心緘默實因無所見聞嗣後

當殫竭忠誠知無不言至于小民怨望良亦有之使無偏枉怨何由致今惟省躬自誓秉公聽斷

丁亥賚演習鎗礮軍士

時新舊漢軍重編隊伍分列兩翼驗放烏鎗火礮

太宗親臨閱視以鑄造精良操演嫻熟

頒賜帑銀獎勵之

甲午勞征克瓦爾喀軍

先是

命大臣蒙阿圖率官八員兵三百人往征瓦爾喀

諭之曰爾等行軍宜嚴紀律毋妄殺毋刦掠歸附之衆皆
編為民户攜還其所産貂皮及一切諸物毋得纖毫私
取若克建功績自加陞賞五年二月甲戌蒙阿圖自寧
古塔遣人奏報俘降男子千二百十九名婦女
千二百八十四口幼丁六百三名獲人葠貂狐猞
猁猻等皮及牛馬甚多三月甲午
駕出城十里外拜
天畢

御行幄凱旋主帥蒙阿圖遥拜一次近前復拜行抱見禮

副帥武巴海行禮同

諭獎蒙阿圖武巴海善于用兵出征勞苦設大宴特撤

御膳

賜之是月誅叛逃副將劉興祚之弟劉興賢初劉興祚叛逃興賢與兄興治弟興亮相繼逃去天聰四年正月大軍圍明永平陣斬興祚于山海關擒興賢以還興治收集我國逃人殺明副將陳繼新等遂據南海皮島兼并諸小島後數遣人來乞降

太宗命釋興賢與其母及興祚興亮等妻子械繫止令人看守加厚贍養又遣人送興治妻至皮島未幾興

治興亮說詐煽惑島中漢人與在島滿洲鬭滿洲人力戰殺興治興亮挐男婦三百八十餘人乘船至朝鮮國登岸朝鮮國麒麟寨人執鳥鎗阻截欲執送明國有十五人得脫來告時我國使臣英固爾岱等在朝鮮

太宗遣人諭之收撫于是護送三百八十餘人至瀋陽興治興亮之妻挐在島中者為島中漢人所殺

太宗命誅興賢及興祚興治興亮之子沒其婦女為奴

特諭原宥其母諸子不孝非母之罪仍加恩贍養餘年

夏四月丙午撤征察哈爾兵

先是

太宗欲征察哈爾調蒙古諸部長各率兵來會

親統師至三窪地

命貝勒濟爾哈朗岳託分率左右翼先行越二日科爾沁部土謝圖汗奥巴至奏言宜俟秣馬肥壯然後大舉方克有濟

太宗遂遣十六人追還貝勒等傳

諭曰土謝圖額駙以蒙古兵未能俱集且馬匹疲瘦諄諄勸阻所言良是爾等可即班師令秋征明至來春再征察哈爾

名蒙古諸貝勒
頒示行軍弭盜律令設宴甫畢
御幄旁忽飛至一雄雉
太宗坐而發矢中之墮蒙古諸貝勒皆以為瑞云
五月辛丑遣朝鮮使人歸國
先是正月朝鮮國王李倧遣使臣朴蘭英李必章
來貢春季方物
太宗令悉卻之仍以鞍馬貂皮銀兩賞使臣及通事從人

又以人侵

賜國王李倧大臣英固爾岱覺羅龍什等齎至館舍朴蘭英辭曰既不納敝國貢物何敢受

貴國所遺英固爾岱曰不納爾國貢物者以爾國背盟減額故也朴蘭英曰爾以我國貢物為減

貴國所遺不亦減乎英固爾岱曰若兩國和好交相餽送則爾言宜然爾國無故助明以兵侵我

天不爾佑致喪爾師爾蘭英與各官皆被擒及我

國聲罪致討爾國王棄其城郭人民竄入海島我

國復從寬大盡還所得城池土地並前陣獲各官及爾蘭英皆縱之歸豈爾之力能生還能自逃歸耶

爾等以保全性命給還疆土之

恩故來納貢奈何作彼此較量語耶朴蘭英乃自咎失言

于是英固爾岱龍什等奏請

太宗留朴蘭英之子及李必章弗遣

命侍臣阿珠祜棟納密率十六人偕朴蘭英往與李倧書曰來獻禮物漸減我固不以貨幣為重爾恭敬漸衰得毋謂明强我弱乎明與我交戰事其踰久者今姑勿論即如己巳年我統大軍入明取其城池招撫安定後因二貝勒阿敏不樂成功擅自撤兵而退爾國人之在燕京者皆知之是時明人曽有敢抵拒我軍者否有不震慴我軍威者否二貝勒出邊時隨行軍士失道被殺約計壯弱凡二百人明人復將薙髮降我

之漢人割取其首冒稱滿洲以斬獲三千一百五十八級誑主冒功既誑其主又何難誑爾國耶王或聽其欺誑之言以為明强我弱將俟我兵入明之後侵我疆圉乎我亦計及于此豈不量力籌畫而行耶昔我征爾國時明與蒙古及爾國三路拒敵我猶整暇自若令察哈爾遠避於黄河上流矣去年秋元太祖弟哈薩爾後裔舉所部來歸喀喇沁汗率所部及明沿邊駐牧三衛人亦皆降服矣爾若助明侵我我不

必自勞兵力但調遣蒙古十萬人直趨爾國爾惟有遁逃海島而已昔爾朝鮮在金時降而復叛者再元時降而復叛者五六叛則征征則降爾之長技徒苦國人未見其利也今猶不改故轍能避禍而趨利乎我已誓諸

天地斷不先自渝盟豈惟與爾舊好之邦即明與我夙為仇敵尚圖輯睦以享太平但中無介紹故至此耳王勿聽偏向明國諸臣之言二心視我明與我國之事不待

久遠自有

天定去歲爾涑川守臣李萬來安州謀殺我使臣欲入城者三次有安州守臣諫曰何為出此短計王不知而我輩妄行幸而得利則善萬一失利則嬰孺亦不能保首領矣力阻之始還此事王實不知乃伊等私欲加害謂兩國和好若毀紛亂之際知誰為主故發此端耳我既聞斯言不忍嘿嘿也至是李倧遣使臣魏廷采再貢方物隨阿珠祜棟納密至

太宗命侍臣滿達爾漢棟納密攜朴蘭英之子及李必章

同往復與李倧

書曰我兩國和好以來之事已悉前書茲不復贅去年劉興治兄弟欲率島衆歸我若爾不濟以糧彼將何所恃以稽留此與向者助兵于明何異又監市官英固爾岱遣人覘爾容留明人登岸虛實爾竟以龍川鐵山之地給之耕種我往覘之人因生擒四人而還爾前云我地歸我我自守之豈有容明人登岸之理我因爾此言遂

以所得土地人民盡歸于爾旋即班師而爾乃盡背前言耶今我將遣兵往征南海諸島爾當以船助我若不與船當還我所得義州鐵山之地以便駐兵拒守爾既尊明人為父濟之以糧我與爾有恩亦可以糧助我贍養我戍兵此次出師一以招撫無依之島民一以察爾國之真偽我軍尚未諳舟楫爾國人操舟之善更勝于明宜與堅大戰船每船各撥給善操舟之人則前釁可釋爾助明人奚啻百次已皆瀝血輸誠矣今秖助我一

次亦不可不輸誠也滿達爾漢棟納密齋書至朝鮮都

城賓館三日以李倧弗接見告守館者曰我等至

此已久爾王不可得見我等歸矣遂佩弓矢以行

李倧遣近侍勸之回延入見謂曰明國猶我父也

撫我二百餘年今征我父之國豈可相助以船于

是滿達爾漢棟納密遂還

六月癸亥定功臣爵職世襲例

凡他國貝勒當本國無事時傾心向化率衆來歸

者子孫世襲罔替有身廹禍患不得已而來歸者
陣亡准襲五次病故准襲三次凡將士臨陣率先
功多及攻克城池功大者各照原爵職世襲罔替
惟有罪另行酌定凡告發叛逆及亂國大罪者量
授爵職准襲六次凡自他國孑身來歸當本國無
事時者陣亡准襲四次病故准襲二次廹于禍患
而來歸者陣亡准襲二次病故准襲一次凡無職
之人值危急時率先戰死或首先登城死者量授

以職准襲二次凡擒獲奸細授職者陣亡准襲一次病故不准襲是月丁未

太宗與大貝勒代善觀漁于遼河之上游至撫順界而還見二人縱馬入民田食禾令各貫一耳以徇先是

命諸將分路捉生邦素蘓爾德布延錫特庫托克推錫蘭達賚誇祜率兵百人庫巴克泰托濟率蒙古十二人留哈率漢軍二十人先後入明境各有俘獲庫巴克泰托濟擊敗敵兵五十人獲馬十三甲冑六

弓矢櫜鞬七郎以
賜之布泰綽圖韜津至錦州俘四十人還白布赫率蒙古四十人入明境至海濱擒所俘獲過十三山站遇明兵百餘人擊敗之尋有明總兵祖大壽自錦州遣兵千餘追及邀戰我兵陣没者十一人至是往略寧遠沿邊之蒙古軍獲馬牛羸驢四百六十有奇而還
命分賞往略將士

秋七月甲戌征明海島師還

先是五月庚子甜水站守臣來蓀伊爾登于岫巖地追躡明兵獲船二皆沉之擒四人來獻

太宗命楞額哩為右翼主帥喀克篤哩為左翼主帥率騎兵千五百人步兵四千五百人征明海島

諭之曰爾等所率之兵當加意約束勿縱刦掠朝鮮為交好之國秋毫不可犯其島中漢人先令副將石國柱高鴻中遊擊佟三李思忠等前往招降如不降則向朝鮮

索船攻取倘朝鮮不與我船可令阿珠祜瑪福塔往諭六

月戊辰楞額哩喀克篤哩遣人奏言阿珠祜瑪福塔

往朝鮮借船朝鮮堅不付與路獲明人訊之據稱

黃總兵（即黃龍）率兵五千于五月五日已自內地據

島中矣我軍于海濵獲小船副將察哈喇率兩紅

旗兵駐守明兵登岸來犯備禦穆什屯及二卒陣

亡我兵奮勇逆擊敗之沉其小船三明兵欲遁不

得船溺水死者過半我兩路兵于二十六日起行

而還甲戌師還瀋陽
命以所俘獲分給陣亡被創將士有差是月戊寅海州耀
州守將伊勒慎富岱貝琿列列琿尼雅漢額宜穆
塔爾巴希等聞明兵渡海來犯合擊之孃孃宮渡
口獲其船四生擒五人明兵被傷溺水死者甚衆
庚辰始設六部
集貝勒大臣議定官制設立六部以貝勒多爾衮
管吏部事圖爾格為承政滿珠什哩為蒙古承政

李延庚為漢承政索尼為啓心郎以貝勒德格類管戶部事英固爾岱覺羅薩璧翰為承政巴思翰為蒙古承政吳守進為漢承政布丹為啓心郎以貝勒薩哈璘管禮部事巴篤禮吉遜為承政布彥岱為蒙古承政金玉和為漢承政祁充格為啓心郎以貝勒岳託管兵部事納穆泰葉克舒為承政蘇納為蒙古承政金礪為漢承政穆成額為啓心郎以貝勒濟爾哈朗管刑部事徹爾格索海為承

政多爾濟為蒙古承政高鴻中孟喬芳為漢承政
額爾格圖為啓心郎以貝勒阿巴泰管工部事蒙
阿圖康喀賚為承政囊努克為蒙古承政祝世廕
為漢承政苗碩琿為滿洲啓心郎羅繡錦馬鳴珮
為漢啓心郎各部承政之下皆設叅政八員惟工
部滿洲八員又漢二員蒙古二員六部辦事筆帖
式各酌量事務繁簡補授凡文臣

賜號巴克什者許仍舊稱其餘並令改稱筆帖式

諭曰聽訟務持其平讞獄貴得其實爾諸臣審理訟獄于
兩造所陳當速集見證鞫問庶有實據若遲緩取供聽
彼潛相囑託支飾避罪則審斷安得公平自今以後不
先取見證口供致事有冤抑者即按事之大小坐罪審
事官又

諭曰朝廷黜陟以昭勸懲而人才所宜矜惜向日官員獲
罪槩行削職似覺未當嗣後各官有功者或宜序遷或
宜超擢量功定議有罪者或宜削職或宜降級亦量罪

處分又

諭曰國家立法不遺貴戚斟酌罰鍰以示懲儆凡諸貝勒審事枉斷人死罪者罰銀六百兩枉斷人杖贖等罪及不奉諭旨私遣人與外國交易或怠忽職業或擅取民間財物馬匹或將本旗女子不行報部短價收納在家者均罰銀二百兩

辛巳朂羣臣忠直

集貝勒大臣

諭曰朕嗣位以來所用
皇考時舊臣其行事朕所熟悉近見新進少年諸臣每至
朕前言動舉止專事修飾未足憑也宜勤慎職業各殫
忠誠又
諭曰爾諸貝勒大臣見朕有過即當直諫無有所諱人孰
能無過如議論國事時誇詡鷹犬旁及戲言豈非過乎
過貴能改諱之奚為爾等當反求已過以規朕之過則
善矣

庚寅定出征軍制

集貝勒大臣定議嗣後出征每旗總管大臣各一舊稱固山額真佐管大臣各二舊稱兩翼梅勒額真每一行營仍以一大臣領之舊稱甲喇額真其隨營紅衣礮大將軍礮及挽車牛羸皆令總兵官佟養性管理是月諾囉路呼爾哈部薩達蘭伊扣扎濟喇瓦爾禪四頭目來朝貢貂狐猞猁猻水獺皮又有頭目額克星格攜家來歸先是黑龍江有伊扎納薩克提伽期納鄂

哩喀康柱五頭目來朝事在六月至是江濵呼爾哈部托思科羌圖禮恰克謨察球四頭目來朝俱貢貂狐猞猁猻等皮

八月戊申圍明大凌河城

先是寧遠人張士粹來歸又有兩人自錦州來歸俱言明人築城大凌河諸貝勒大臣因奏言明人若果築城我兵即當速往如彼畏我不戰而退我即進兵錦州圍困其城

太宗命大臣納穆泰圖爾格率兵千人征大凌河俘獲甚衆奏言築城事虛張士粹等三人皆奸細遂誅之事在五月尋

命備禦葉努率十六人往覘還奏城未興築惟于四隅造臺事在六月既而葉努復同備禦錫特庫喀木齊哈往大凌河捉生獲二人以還言明總兵祖大壽與副將何可剛等率山海關外八城兵及夫役興築大凌河城欲即竣工晝夜催督甚力

太宗諭貝勒大臣曰蓋聞古來用兵征伐有道者昌無道者廢

上天應感之理昭然不爽故自恃其力而恣行殺奪未有不敗克盡其道而力行仁義未有不興天運循環但易其君不易其民若天意所與則敵國之民即我民也今日

天心所向豈能豫知朕惟欲體仁行義制敵養民而已爾等當申明法紀教誡士卒咸令恪守凜遵遂

頒諭蒙古諸部貝勒各率兵來會以貝勒杜度薩哈璘豪格留守都城七月己亥
太宗詣
堂子行禮
親統大軍西發庚子渡遼河集諸將
諭曰瀋陽遼東之地久蒙
天賜今不事征討坐視明國開拓疆土修建城郭繕治甲兵使得完備我豈能安處耶朕是以不惜財帛及通市

朝鮮所得貨物盡與蒙古易其馬匹與師征討此行倘荷

天佑克奏膚功凡俘獲之人勿離散其父子夫婦勿掠取其衣服當加意拊循以副朕戢亂寧人之意朕令不自暇逸躬率大軍前往或彼被困而來降或

天垂佑而致勝則休兵解甲定有其時自征明國以來攻城野戰所向必克彼明國屢戰屢敗勢同枯朽而我常有懼心者以彼雖不長于騎射而戰陣時曉習法律故

也昔金伐宋遇宋將宗澤十三戰金兵皆敗後有宋將率兵欲戰城守將沮之曰當此六月酷暑揮扇納涼尚不能堪豈能擐甲而戰乎衆兵聞之皆無鬬志其城竟為金所得由一言之失也為將帥者必體恤士卒乃使士卒樂為所用又必嚴切誡諭使勿陷于罪戾我軍統計雖衆若各就所屬遞相誡諭不難遍及要在申明法令撫馭得宜則人人競奮建立功名豈不美乎八月壬

寅朔大軍次舊遼陽河蒙古貝勒等各率兵來會

大宴之

諭曰朕仰承

天眷爾諸貝勒遵約會師法令不可歧異此次征明倘蒙

天佑得入其地惟拒敵者則戮之慎毋擅殺良民俘獲之

人勿離其父子夫婦勿掠取其衣服違者奪其所獲仍

依定例鞭責管兵將領各曉諭士卒毋擅離部伍悉遵

軍令癸卯分軍兩路進征

諭貝勒德格類岳託阿濟格曰爾等率兵二萬由義州進

發屯于錦州大凌河之間朕統軍由白土場趨廣寧大
道約初六日會于大凌河丁未辰刻兩路軍俱至大凌
河見城牆已完雉堞完其半獲一人于城南訊之
言築城已半月有總兵祖大壽及副將八員參將
遊擊約二十員馬兵七千步兵七千工役三千商
賈二千在焉遂于是夜進薄其城戊申集諸貝勒
大臣
諭以各固守汛地勿縱敵出遁

命楞額哩率正黃旗兵圍北面之西額駙達爾漢率鑲黃
旗兵圍北面之東貝勒阿巴泰率護軍在後策應
覺羅色勒率正藍旗兵圍正南面貝勒莽古爾泰
德格類率護軍在後策應宗室芬古率鑲藍旗兵
圍南面之西貝勒濟爾哈朗率護軍在後策應武
訥格率左翼蒙古兵圍南面之東喀克篤哩率正
白旗兵圍東面之北貝勒多鐸率護軍在後策應
伊爾登率鑲白旗兵圍東面之南貝勒多爾袞率

護軍在後策應額駙和碩圖率正紅旗兵圍西面之北大貝勒代善率護軍在後策應鄂本岱率右翼蒙古兵圍正西面葉臣率鑲紅旗兵圍西面之南貝勒岳託率護軍在後策應蒙古貝勒明安等各率所部兵于空隙處列營額駙佟養性率所部兵載紅衣礮當錦州大道而營又

諭曰攻城恐士卒被傷不若掘壕築牆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則與戰外援若來我則迎擊于是諸貝勒大臣分赴

汛地環城四面掘壕深廣各丈許壕外築牆高丈許牆上加以垛口離牆五丈餘地又四周掘壕廣五尺深七尺五寸壕上鋪秫秸覆以土營外亦掘壕深廣各五尺許

駕臨城南山岡閲視有敵騎百餘出城逐我採樵者

命侍衛率護軍擊之擒其都司王延祚已酉武訥格擒一人得杏山守將與祖大壽書以

聞內有宜棄城攜軍士走避杏山或單騎前來等語庚戌

明騎兵百餘出城參將布延圖譚拜率兵追斬三十餘人獲馬二十四辛亥明步騎兵約五百出城額駙達爾漢率八十人擊敗之追至城壕而還復有出城刈禾者布延圖率兵四十人擊之斬三十人貝勒恭古爾泰德格類屬下護軍斬十八人貝勒濟爾哈朗屬下護軍斬十五人總兵官馬光遠招降城南一臺内百總一男子五十婦女四口遊擊范文程招降城西一臺内生員一男子

七十二婦女十七口

命各付光遠文程贍養之壬子

諭總兵官麻登雲黑雲龍曰朕陣獲爾等（見三年十二月）加以贍養每念安得愜闢疆土令爾等管理民社以收養人之效登雲奏曰臣等以應誅之身蒙

恩寛宥優加贍養無由圖報惟願長驅前進仰荷

天佑以成大業

太宗曰山海關以内明兵之强弱朕所素悉其善射精兵

盡在此城他處無有也登雲奏曰此城內精兵猶㭘之有鋒鋒挫柄存亦復何濟是日繫書于矢射入城中

諭諸蒙古曰我滿洲與爾蒙古原係一國明則異國也爾等為異國效死甚無謂予甚惜之爾等得毋慮我誘降復殺耶予豈惟不殺蒙古即明人為我仇敵因拒戰而殺者有之若來降則無不恩養予惟善養人故人皆歸附爾輩豈不熟聞如謂予言不信人可欺

天可欺乎癸丑

命宗室輩阿岱篤義貝勒巴雅喇第三子大臣揚善蘇達拉駐壕邊遇

敵人過壕乃接戰圖賴南楚哈克薩哈駐兩黄旗

之間見敵人逐我樵採者乃邀擊之諸將甫至汛

地明兵出城誘戰圖賴即往擊額駙達爾漢率鑲

黄旗兵繼進四面軍士見之亦各進戰兩藍旗兵

徑抵城壕舍騎步戰逼明兵入壕明兵墮壕死者

百餘人我兵獲馬三十壕岸敵兵與城上敵兵礮

矢齊發兩藍旗兵乃退圖賴被創副將穆克坦屯

布嚕備禦多貝侍衛果哩及士卒十人沒于陣方

接戰時貝勒多爾袞亦率護軍衝入

太宗諭責圖賴為敵所誘冒昧輕進以貝勒多爾袞屬員

武拜準塔弗勸阻

命宗室錫翰篤義貝勒巴雅喇第五子大臣阿什達爾漢傳

諭切責曰定例遇敵時諸貝勒坐鎮軍中令諸將率兵

擊之令貝勒輕自進戰爾等何不阻止倘有疎失爾等

死不足蔽辜矣

諭諸臣曰用兵進止有節不可輕舉此城已被圍敵兵如狐處穴中更將安往朕之將士乃

上天所授

皇考所遺實欲善用之今用之非其地如穆克坦等遽致傷亡豈不可惜是日總兵官佟養性以紅衣礮攻城西南隅一臺穿其雉堞擊斃一人臺兵驚懼遂降我軍列車楯于臺下以礮攻城之南面壞其雉堞四

敵樓二又攻毁城東一臺臺兵乘夜遁我兵追及
盡殲之當攻臺時我督攻叅將朱三中礮歿甲寅
太宗登城西之山岡周覽形勢是日有大凌河岸一臺降
臺内兵三十五婦人幼小三十三牛驢三十五乙
卯
太宗聞佟養性部下兵中礮折足
命醫往治以不能療回奏
太宗惻然

諭養性及諸臣曰若此者爾等當親視醫療早奏于朕爾等亦聞古良將之待其士卒乎于行兵之處有遺簞醪者慮不能徧飲遂投醪于河使士卒共飲其流三軍遂無不效死又吳起為將一卒生疽起親為吮之後其卒感激戰死古良將類皆如此士卒有病則慰問有傷則調治豈可忽視諸丙辰正紅旗棋採兵遇明臺軍出遇害者十人失駝十馬三十五大貝勒代善貝勒濟爾哈朗多鐸等率兵三千往圍其臺發紅衣礮擊

之焚近臺房屋百餘獲駝七馬二十七諸貝勒還營留兵守之及夜臺軍突出備禦留哈擊敗之斬九人生擒一人言臺上死于礮者三十人又獲駝一馬十七牛十三驢十五是日城北山岡一臺降內有兵五十五人己未

命備禦穆成額葉努率八人往瀋陽傳

諭留守諸臣曰大凌河城圍之已久仰藉

天眷指日可拔軍中須備用火藥萬斤除留守正員之外

其以私事家居者可遣令送來甲子

須賚軍士以所獲牛驢辛未祖大壽遣兵出城奪我軍已

得之臺甫樹梯和碩圖葉臣芬古色勒武訥格鄂

本岱圖爾格明安各率兵出營偕敖漢奈曼部蒙

古兵齊進夾攻大敗之明兵奔入城追擊至城壕

乃止尋

命叅將譚布率兵一百五十人邀擊出城樵採者斬三人

生擒二人

九月戊戌大破明錦州援兵

先是師薄大凌河之次日即

命大臣阿山勞薩圖嚕什率兵二百往錦州松山一路偵

敵擒明兵十一人來又設伏路旁獲七人牛羸十

餘越數日明兵二千自松山赴援阿山勞薩圖嚕

什率兵擊敗之斬百餘人獲其三纛又

命貝勒阿濟格碩託偕每旗領纛大臣率兵一千往松山

遮擊明援兵

太宗親往指示立營瞭哨之地而還越三日明錦州副將二參將遊擊十率兵六千來攻阿濟格營時大霧人覿面不相識我軍列陣以待忽有青氣自天衝入敵營霧開如門頃之即霽阿濟格碩託率兵進擊大敗之追殺至錦州城生擒遊擊一獲甲冑二百十九馬二百有六旗纛十五

太宗往勞其軍阿濟格碩託出營里許迎

駕具筵以獻

太宗親酌金巵各一飲之次飲蒙古諸貝勒又

名阿山勞薩圖嚕什飲之九月己卯

諭阿濟格碩託曰敵兵自錦州來者若偵視無多勿輕往

迎擊恐其誘我墮彼計中也如敵兵大至則遣人來報

朕當親臨調度如敵欲逼我軍結營可令厮卒豫備裝

載為旋軍之狀以觀其動靜彼若退則聽之如乘夜來

刦我營可令厮卒避于僻地選精兵禦戰如敵營結定

則移此處大礮擊之每值夜深人靜時尤當勤于瞭望

審察敵情庚辰

諭阿山勞薩圖嚕什曰邇來捉生者懦怯慮遇勁敵僅獲樵採豎卒詢以敵軍情形俱未能述夫明國勁兵盡困此城他處援兵無足為慮爾等選精騎遣往自可得曉事之人述彼情形也癸未偵知明山海關總兵宋偉遵化總兵吳襄寧遠巡撫邱禾嘉率關外馬步兵悉入錦州城

太宗以阿濟格碩託軍中兵寡

命總兵官額駙揚古利率八旗護軍之半往益之丁亥
太宗度明兵將自錦州來援
命貝勒多鐸率護軍二百行營兵一千五百佟養性率所
部兵五百攜車楯往擊
親率禁軍二百緣山前行見錦州城南塵起
命圖嚕什勞薩率兵二百往覘頃之明兵七千逐圖嚕什
等至小凌河岸
太宗見之遂擐甲渡河直衝敵陣敵兵七千悉潰遁追擊

至錦州城敵墮壕死者甚衆方接戰時多鐸墜馬馬逸入敵陣有扎福塔者以其馬乘之乃還營及阿濟格所部兵俱至敵復出步兵列車楯大破于城壕外以騎兵隨其後距我軍里許

太宗督兵擊敗之斬副將一生擒把總一乃收軍拜

天以兵留付阿濟格而還至中途凡被創士卒

命以酒徧勞之大貝勒代善率諸貝勒出營三里外迎

駕下拜稱賀曰

上以寡擊衆荷
天庥全勝臣等不勝欣忭
駕至大凌河西山岡代善酌酒跪獻
太宗答禮飲之告以臨陣爭先力戰諸將代善並酌酒慰
勞之乙未明太僕寺卿監軍道張春與總兵吳襄
等率副將叅將遊擊都司守備等官百餘員馬步
兵四萬餘來援祖大壽過小凌河駐營掘壕列車
楯鎗礮我哨兵馳告

太宗欲更番迎擊分軍為二
親率其半先往
諭諸將曰敵壁壘嚴整不宜輕戰致傷我衆且俟彼起營
前進乘隙擊之遂引軍還戊戌明兵四更起營趨大凌
河距城十五里
太宗與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及諸貝勒率兵約
二萬往擊至則見敵馬步兵合營四面列大小礮
及鳥鎗我行營兵推戰車近敵營護軍及蒙古兵

鱗次列陣敵堅峙不動

太宗率兩翼騎兵直衝敵營發矢射敵敵乃接戰火器齊發鉛子如雹其聲震天我騎兵縱橫馳突飛矢如雨敵不能當敗卻我左翼兵避敵鎗礮踵右翼兵而進敵營未盡破仍復拒戰我總兵官佟養性奉

命率所部兵屯于敵營東發大礮火箭攻之時有黑雲起風從西來敵乘風縱火勢甚熾將逼我軍天忽雨反風敵營燬其兵焚死者甚衆總兵吳襄副將桑

阿爾齊先奔我右翼兵衝入張春營敵衆皆潰遁

截殺大半追奔三十餘里

太宗豫遣精鋭設伏扼敵歸路我軍初破敵營先殺其步兵後復四向追擊其騎兵間有脱者遇我伏兵發悉殲之陣斬副將張吉甫滿庫王之敬生擒張春及副將張洪謨楊華徵薛大湖參將姜新遊擊黃澤千總姜桂等共三十三員其總兵宋偉副將祖大樂趙國志劉應國張邦才于永壽金國臣參將祖

邦林于應選穆禄海三代遊擊祖寛竇勲等俱遁

盡獲其駝馬車牛甲冑器械

太宗率諸貝勒及領兵大臣以大捷拜

天行三跪九叩首禮時凉風驟起大雨滂沱戌刻大軍還

營天乃霽後三日

太宗遣武拜蘇達喇等率兵二百五十往錦州松山一路

捉生殺八人擒九人來獻訊之具言吳襄金國臣

桑阿爾齋偕百人遁去其督師之閣臣孫承宗及

王姓兩太監從錦州退入山海關矣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四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五

太宗文皇帝 天聰五年辛未十月至六年壬申三月

天聰五年冬十月戊辰降明大凌河城

初

太宗統師圍大凌河城七日即與明總兵祖大壽書曰曩者朕欲遣使講和聞爾等修築錦州城因以書附爾使杜明忠寄爾見天聰元年四月言爾等若不罷錦州城工

朕即興師自此往來之使遂絶尋獲爾偵卒銀住朕仍欲講和釋而遣歸見二年正月爾竟不報後我兵至燕京諄諄致書欲圖和好見三年十二月爾國君臣惟以宋朝故事為監亦無一言復朕爾明主非宋之裔朕亦非金之後彼一時此一時爾大國豈無智慧之士當權時度勢乃執膠柱鼓瑟之見可乎夫征戰豈朕所願乃不得已而為之朕今厭兵革願太平故更以書來惟將軍裁之如有意和好可令銀住復來朕所欲言將悉語之無疑朕執

而殺之也朕若殺此一人所損于爾幾何所益于朕幾何況朕素不食言如爾都司王延祚昨出城時為我兵所獲已留養之矣見八月庚戌 九月乙亥叅將譚布率兵邀擊出城樵採敵兵斬三人生擒二人辛巳

命以擊敗錦州敵兵所獲大纛十五小旗二同陣擒遊擊赴城下繞城而呼曰山海關總兵遣我盡率所部兵來援為滿洲往圍錦州之兵所敗斬殺幾盡我被擒至此已丑

太宗與祖大壽

書曰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人未有不願太平而願戰爭者即戰而獲勝豈若安居之樂乎朕屢遣使議和爾君臣竟無一言相報朕是以忿而興師自古以來兩國搆兵不外戰與和二者今和議既絶朕是以親率大軍深入幸遇將軍于此似有宿約深愜夙懷朕之所以望將軍者因朕起自東陲但知軍旅之事至養民馭兵之道山川地勢之險夷實多未諳倘得傾心從朕戰爭之事朕

自任之運籌決勝惟將軍指示蓋休戚與共富貴同享
朕之素願今聞城內士馬亡斃殆盡甚為可惜惟將軍
熟思而獨斷之勿惑衆言時敵兵有出城樵採者我軍
逐之即仆擒而訊之言城中困憊已甚所存穀穗
半堆約計不過百石原馬七千倒斃僅餘二百堪
乘者止七十工役死者過半其存者以馬肉為食
柴薪已絶劈馬鞍為爨
太宗令營中廝卒執旗幟離城十里馳騁揚塵聲礟不絶

為錦州援兵狀祖大壽遂率兵出城攻西南隅我
所已得之臺樹梯將登我鑲紅鑲藍右翼蒙古烏
嚕特蒙古四旗兵齊出奮戰
太宗豫率禁軍登山瞭望突馳掩擊敵衆大驚奔入城為
我軍斬于臺下者十七人中創死者百餘人生擒
一人副將石廷柱復擒一騎兵訊係蒙古人戮以
徇敵知墮計自是閉城不敢復出甲午
命侍臣喀木圖赴瀋陽取軍士衣服傳

諭曰漢人故事有食弓弦尚且固守者倘敵死守不出耽延時日至嚴冬恐我軍苦寒是以遣人取衣服戊戌我軍大破錦州援兵于城西十五里祖大壽聞鎗礮聲謂仍是設計誘之不遣一人出十月丁未

太宗令陣獲錦州文武官二十三員各以己意為招降書與祖大壽千總姜桂齎往祖大壽率衆官出城見之姜桂以援兵三萬盡挫衂告大壽與之食遣還曰爾不必再來我寧死于此城不降也己酉

太宗復與祖大壽及副將何可剛張存仁竇承武

書曰姜桂還言爾等恐朕殺降故招之不從夫我國用兵

宜誅者誅宜宥者宥旣寬宥悉加恩養爾等已聞之矣

遼東廣寧各官在我國者感朕收養之恩自整漢兵設

立營伍用火器攻戰諒爾等亦必知之至于永平攻克

之後不戮一人父子夫婦不令離散家屬財物不令侵

奪加恩撫輯此彼地人民所共見者祇因我二貝勒阿

敏不樂成功紊亂軍紀灤州被圍三日竟不遣兵救援

殺我已撫之官民棄我已得之疆土故論罪幽禁（見天聰四年六月）想爾等亦必聞之也至朕之殺蒙古固特也因其邀殺降我之人逃向爾國顯為讐敵是以遣兵躡其跡執而誅之（見二年五月）朕若無故誅戮良善則如察哈爾汗之兄弟敖漢奈曼烏嚕特喀爾喀元太祖後裔何以皆率部衆歸我亦因朕養人之故望風來附耳即今日之役各蒙古貝勒及科爾沁土謝圖汗每部撥兵百名從征如心不相信肯隨朕出師乎不惟順我者不殺即陣

獲蒙古貝勒塔布囊等並爾國麻登雲黑雲龍等一經
歸順朕即加恩爾等豈未之聞耶今大淩河孤城被困
朕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駐但思山海關以東智勇之士
盡在此城或者荷
天眷佑俾衆將軍助朕乎若殺爾等于朕何益何如與衆
將軍共圖大業故以肝膈之言屢屢相勸意者爾等不
願與朕共事故出此支飾之言耶倘實欲共事可遣人
來朕當對

天地盟誓朕亦遣人至爾處莅盟既盟之後復食其言獨
不畏
天地乎幸勿遲疑佇俟回音庚戌大臣圖爾格納穆泰率
兵千人略松山一路擒明守備一員兵十六人獲
駝二馬十六羸驢十五牛九十二大凌河城有王
世龍者踰城來降訊之言城中糧絕夫役商賈悉
飢死現存者人相食馬匹仆斃殆盡止餘三十騎
而已又魚子嶂臺中有兩人逃至訊之言臺中人

不肯歸順倘大凌河城失守將逃往他處

太宗遣官八員率兵五百人及額駙佟養性所部兵載紅衣大將軍礮六位將軍礮五十四位往攻魚子嶂臺其臺峙立邊界垣牆甚固連攻三日發大礮擊壞臺垜臺兵中礮死者五十七人餘皆惶擾明參將王景攜男子二百三十九名婦女幼穉三百三十九口出降

賜貂裘貂帽明日翟家堡守臺百總一生員一率百人降

賜百總狐裘貂帽擢為千總
賜生員狐裘又明日陳輿堡守臺百總祖邦傑降
賜緞衣一令往招臺内人降不從我軍用礮擊之死傷大半降者四十五人我
國創造紅衣大礮見本年正月攜載出征始于大凌河遂用以攻克最堅固之魚子嶂臺此臺既下其餘各臺聞風惴恐近者歸降遠者棄走所遺糧糗充積足供我士馬一月之需我兵修築壕塹益堅軍容

整暇大凌河城内糧絶薪盡軍士飢甚殺其修城夫役及商賈平民為食析骸而炊又執軍士之羸弱者殺而食之祖大壽謀突圍而出偵我軍防守嚴密一人不能逸而明之援兵自外至者又為我軍所敗在城諸將力竭計窮

太宗復遣陣獲參將姜新往招祖大壽率衆官出城與揖見遂令遊擊韓棟與姜新偕來

太宗名見

諭巴克什達海庫爾禪與姜新送之還俱由正黃旗
大臣楞額哩所守之門入門內外軍士戎服執
戟立楞額哩不容韓棟徑行詢問姓名詳察面
貌出亦如之韓棟還白祖大壽以目擊軍營紀
律堵守嚴密料不能潛脫一人宜決計歸降庚
申
太宗念鑿壕軍士勞苦徧犒以羊癸亥
命繫書于矢射入城內與軍民人等

諭曰爾國大臣衆官保惜功名顧戀妻子以致累及爾等牽連隕命于此爾等小民死亦何名朕甚憫之今城内悉為餓殍攫人而食與鬼魅何異豈不思爾既殺人以食他人獨不食爾肉乎同罹慘禍事在須臾爾等寧不知變計耶或因誤聽爾官長誑言以為降我亦被殺夫既降我即我之臣民何忍加以誅戮況誘殺已降豈不畏

天耶官員降者子孫世襲罔替小民殺官吏來歸者量功

授職子身來降者恩養之率衆降者量人數多寡亦計
功授職朕不食言爾等勿疑甲子城中有張翼輔者懷
人肉逃出訊之言先殺工役今殺各營兵丁食之
軍糧已盡惟官長餘米一二升耳乙丑
命大臣圖嚕什勞薩率每旗官各一員兵一千人往松山
一路捉生遇錦州往奔寧遠之執纛者十人管隊
一人俱殺之獲其馬匹甲冑是日祖大壽義子澤
潤以書二函繫矢自城内射出乞

敕副將石廷柱往議者其書曰招練營副將祖澤潤叩稟前
汗遣人來招降其時難以一言決蓋衆官恐降後見殺是
以寧死不肯歸順副將何可刪云
汗去年得永平棄而不守我等若降縱不殺亦必回軍我
等安歸又有逃來人言
汗于敵國之人不論貧富均皆誅戮即順之不免一死以
此衆論紛紜且祖總兵又以其次子在燕京為念
前石副將來時祖總兵即欲相見衆官不從今澤
潤在內調停似有五六分可成與我同心者副將
四人不便舉名故不書
汗可令石副將來祖總兵將以心腹事告之此乃機密事
城中人疑我者多我書到時望
汗密藏毋令陣獲官員及往來傳語之漢官見之又與石
廷柱書曰前日兄來我總兵官甚欲相會因衆官
議論不一未獲面晤其持異議者謂

汗得此城必仍回兵我等寧死城中何為使妻子罹禍議論紛紛我獨力不勝衆口我等降後

汗不令大軍前進退回瀋陽衆人豈不謂為我所誤耶兄當實以告我

汗果欲成大業我等甘心相助兄若能設策將現在燕京之舍弟救出足見全吾祖氏之厚恩可親來與總兵官言之丙寅石廷柱同巴克什達海庫爾禪覺羅龍什參將寧完我往城南臺下遣陣獲千總姜桂入城尋偕韓棟及從者一人至言祖總兵欲石副將過壕親告以心腹語達海曰未奉

上命不敢擅令石副將往韓棟曰若不信吾言可令一人

同往即送祖總兵之子為質未幾韓棟送祖可法至時稱可法為大壽子實亦義子貝勒濟爾哈朗岳託見之俱起立可法欲拜岳託曰前此對壘則為讐敵今已講和猶兄弟也何以拜為遂行抱見禮諸貝勒正坐祖可法韓棟坐于右側石廷柱同庫爾禪龍什甯完我率數人至壕邊惟石廷柱過壕與祖大壽相見祖大壽曰人生豈有不死之理但為國為家為身三者並重今既不能盡忠報國惟惜此身命決

意歸順于
上然身雖獲全妻子不能相見生亦何益
上果能不回軍進圖大事當設策先取錦州錦州得㡯可保吾妻子時祖可法在我營諸貝勒問曰汝等死守空城何意可法答曰遼東永平兵民既降復戮是以人皆畏縮岳託曰前殺遼東兵民一時事勢所不得已後亦追悔至永平兵民乃二貝勒阿敏違
上命妄殺已論罪幽禁奪其屬員矣我
皇上即位以後敦行禮義治化日新撫養黎民愛惜士卒仁心仁政遠邇共聞汝等豈不知之可法曰
上于貧困者賑給衣食富饒者秋毫無擾寬仁愛民之德亦嘗聞之然我國之人恐被殺戮肝膽俱喪耳

石廷柱還祖可法辭歸岳託曰今既講和應以禮
相別揖可法令乘馬而去石廷柱同達海庫爾禪
龍什甯完我以祖大壽之言及城中射出祖澤潤
書二函陳奏
太宗遣石廷柱達海往
諭曰爾等欲定計取錦州可遣大員來議是晚祖可法張
存仁韓棟至所言與祖大壽告石廷柱者無異
太宗復遣石廷柱達海往

諭曰我既招降爾等復攻錦州恐我兵過勞難圖前進爾等降後錦州或以力攻或以計取任爾等為之不然爾等坐守城中我惟有駐兵圍困而已丁卯祖大壽遣其中軍遊擊施大勇至奏言我降志已決至汗之待我或殺或留我降後或逃或叛俱當誓諸天地我欲令一人潛入錦州偵吾弟消息儻被執訊詰出虛實為之奈何或我親率兵詐作逃走之狀何如悉惟

睿裁戊辰城中各官皆與祖大壽同謀歸降獨副將何可剛不從祖大壽令二人掖出城外至我軍營前殺之何可剛顏色不變不出一言含笑而死祖大壽遂遣副將四員遊擊二員來盟告

天誓曰明總兵官祖大壽副將劉天禄張存仁祖澤潤祖澤洪祖可法曹恭誠韓大勲孫定遼裴國珍陳邦選李雲鄧長春劉毓英竇承武叅將吳良輔高光輝劉士英盛忠祖澤遠胡宏先遊擊祖克勇祖邦

武施大勇夏得勝李一忠劉良臣張可範蕭永祚

韓棟段學孔張纁吳奉成方一元塗應乾陳變武

方獻可劉武元楊名世等率衆築城遇滿洲

汗大兵圍困三月軍餉已盡率衆出降傾心歸順若違心

背盟

天地鑒之殃及其身死于刀箭之下倘

汗以計詐害亦惟

汗自知之

太宗率諸貝勒莅盟對

天誓曰明總兵官祖大壽等今率大凌河城內官員兵民歸降凡此歸降將士如誑誘誅戮及得其戶口之後或離析其妻子分散其財物

天地降譴若歸降將士懐欺挾詐或逃或叛有異心者顯罹國法如遵守此盟

天地垂佑壽數延長世澤久遠安享太平

命庫爾禪龍什往詢祖大壽傳

諭曰既經盟誓
天地當用何策以取錦州祖大壽曰我即覯至密議
太宗復遣庫爾禪龍什往
諭曰盟誓雖申民心未定今晚且勿來期以詰朝相見祖
大壽曰事已定更何疑我即至
御前議取錦州之策
太宗命諸貝勒迎之一里外時初更將盡列炬以俟甫至
太宗出幄祖大壽欲跪

親止之行抱見禮令先入幄謝不敢遜並入
命坐于左設饌以金卮酌酒
親授飲祖大壽請
上先飲
太宗讓大貝勒代善飲乃飲祖大壽酌酒跪言願借
上酒奉獻
太宗飲畢以
御用黒狐帽貂裘及金飾鞓帶緞靴雕鞍白馬

賜之

諭曰初來相見宜拜

天地因暮夜不能成禮且在戎行攜物無多不能以嘉物

相贈祖大壽奏曰蒙

皇上優待若此夫復何言我雖至愚豈木石耶遂定取錦

州之策乃辭入城

太宗送出侯已行然後入幄

十一月庚午朔縱祖大壽還錦州

明大凌河城諸將出降之明日已巳
太宗遣貝勒阿巴泰德格類多爾袞岳託率副將至備禦
等官四十八員兵四千人俱作漢裝偕祖大壽率
所屬兵三百五十人作潰奔狀襲取錦州是夜二
更起行礮聲不絕錦州城中聞之以為大凌河城
中人得脫分路應援為我軍擊敗會大霧人覿面
不相識軍皆失隊伍遂各收兵及旦而還是為十
一月庚午朔

太宗出迎祖大壽于五里外還
諭貝勒大臣曰朕思與其留大壽于我國不如縱入錦州令其獻城為我効力即彼叛而不來亦非我之意料不及而誤遣也彼一身耳叛亦聽之若不縱之使往倘明國別令人據守錦州寧遠則事難圖矣今縱去大壽一人而攜其子姪及諸將士以歸厚加恩養再圖進取庶幾有濟乃遣人傳
諭問曰今令爾至錦州爾以何計入城既入又以何策成

事祖大壽對曰我但云昨夜潰出逃避入山今乘夜
徒步而來錦州軍民皆我所屬未有不令入城者
但恐為邱巡撫即邱禾嘉所覺若衆兵向我則邱巡撫
或擒或殺亦易事也

皇上既以禮待我

天令我忘則忘之耳若我自忘之豈不畏

天耶如初二日聞礮則知我已入城初三初四日聞礮則

我事已成

皇上可以兵來矣

太宗遂賜宴

命石廷柱庫爾禪送之令其從子祖澤遠及厮卒二十六人乘騎以隨日暮渡小凌河乃舍騎徒步而去

己卯自大凌河班師

初明人築城大凌河時步騎兵及工役商賈共三萬餘人及我軍圍之八十餘日其戰死餓死者幾半

太宗既縱祖大壽還錦州毀大凌河城堞令歸降將士人等薙髮籍存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二人馬三十二匹

命斂軍中米二百三十三石分

賜歸降將士壬申歸降各官以次朝見畢

命副將等官列坐

御座旁大宴之令與陣獲各官較射

命貝勒濟爾哈朗多鐸率兵三千五百人往塔山以東截

守濱海隘口後六日俘獲一百十四人而還癸酉以大凌河所獲大小礮三千五百位並鳥鎗火藥鉛子歸總兵官佟養性管理時察出滿洲八人前此逃入城者擒斬之以徇其蒙古人自戊午年天命三年以後逃至者悉令察出有兄弟親戚在敖漢奈曼喀喇沁者仍歸各部落外籍其數尚有一千五百七十人選其精鋭者與諸貝勒收養之以其餘分撥八旗官員及諸貝勒護衛並國中富户量力收養

諭收養之人各加意撫卹丙子

頒給歸降將士行糧三百石戊寅

諭庫爾禪龍什曰爾等可傳諭歸順各官我軍因糧匱馬疲暫爾班師都司守備以下凡軍士甲冑弓矢劍戟悉令察收至瀋陽時再行整理分給副將以下守備以上官量行李多寡給與車輛按品級給與馬匹令伊等出城前行仍發兵四千護之是日

命毁大凌河城先是祖大壽徒步而去之明日我軍聞錦州礮聲後竟不復聞踰二日有其所遣之

史名顯至傳語城中副將至都司等官曰我前日倉猝起行攜帶人少錦州兵甚衆未及舉事將從容圖之爾諸將家屬我已潛使人贍養後會可期倘有衷言即遣人來無妨也至是遣張有功齎奏

御前期約之事常識于心因所攜心腹人甚少各處調集之兵甚多巡撫巡按防禦甚嚴又有陳二等三人自大凌河逃回機事漸露衆心懷疑是以晝夜躊躕

云總兵官祖大壽奏書于

未能驟舉王有名齎來

上諭有兵難久留姑暫迂旆等語望

皇上憫恤歸順士卒普加撫養衆心既服大事易成我子姪等尤望

皇上垂盼重任羈絆無服悉書來年再

圖此事斷不為失信之人也

會祖大壽奏書至

報之曰皇帝致書祖大將軍將軍行時一切事機已盡言

之無容再贅相約之事將軍不能速成意寡不敵衆故

耳徐為圖之尚須勉力朕因芻糧匱竭難以久留且擕

大淩河各官暫歸瀋陽牧養馬匹整飭器械將軍子弟

朕自愛養不必憂慮己卯佟養性率所部兵以礮攻馬

家湖臺臺軍懼率七十三人出降遂悉毁大淩河

至廣寧一路墩臺

太宗命圖嚕什勞薩等八員率精兵二百人伏大淩河城

内

親統師還渡大凌河駐河岸刲牛八祭纛告

天遂班師

戊戌宴大凌河降將

大凌河班師之後四日渡遼河自瀋陽運米來迎者至

命散給歸順將士甲申

駕至蒲河在瀋陽城西北四十里留守貝勒杜度薩哈璘豪格偕朝鮮侍郎時以貢秋季方物至出迎同凱旋諸貝勒大臣及歸

降各官以次行朝見禮

命以牛羊百酒三百瓶于漢官下營處宴各將士先是圍

大凌河城擊敗錦州援兵生擒明監軍道張春及

副將以下三十三人獨張春見

上不跪

太宗欲誅之大貝勒代善奏曰前此陣獲之人無不収養

此人欲以死成名勿殺之使遂其志是晚

太宗遣巴克什達海庫爾纏以珍饌與食達海告張春曰我

皇上盛德寛洪故遣我等以
御饌賜汝張春曰我死志已決不食
上之所賜蒙
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我亦知之但烈女不更二夫忠臣
不事二主古之定理也我為君盡忠而求死殺之以
成我志日後
上之諸臣亦必有為
上盡忠而死者我崇禎皇帝聰明惟執政大臣奸惡視我
如犬馬不足比數雖然我受命而來豈有軍已覆
没身自求生之理我君為臣下蒙蔽不能知我我
必自盡為臣之道有死而已斷無生理我已被擒
縱加萬刄視為當然我心在腔子裏非人所能奪
也又曰爾
國興師十五年我國人民久罹征戰之苦夫天下雖
有四海之分而四海皆一家之民古之賢主皆養
民安國爾

國欲固守基業垂諸久遠當息兵養民豈有日事戰爭之理達海曰我

皇上非好戰爭也前年兵至燕京曾致和書六七次竟無一言相報今我

皇上猶欲議和爾君親近大臣孫閣老邱巡撫現在邊鎮汝可言講和之事張春曰若議此事彼二人亦不能我被執非所當言必殺我始可議和耳張春不食固求死餓至三日

復

賜食乃受而食之後每日三餐

太宗皆親閱以賜及班師

賜陣獲副將張洪謨楊華徵薛大湖叅將姜新遊擊黃澤

千總姜桂等貂帽狐裘羊裘緞衣有差張春貂帽
貂裘猞猁猻裘
駐蹕蒲河諸降將皆叩見張春不拜
命坐于諸降將之上丙戌
諭令収降副將条將遊擊等官分隸八旗每旗各四員祖
大壽子姪各
賜房屋以客禮優養之都司守備以下百餘員付舊漢官
収養其軍士分别河東河西以河西人歸于八旗

舊漢民內以河東自遼東逃去之人給還原主其無原主者視應給之處撥給又

諭曰朕觀副將張洪謨佳士也貝勒多爾袞善于養人舉動皆合朕意故以付與之監軍道張春不肯薙髮令與白喇嘛同居三官廟戊戌大宴歸降各官

親以金玉巵酌酒

諭曰大凌河空城爾等來守我兵往攻此

天作之合也我國雖財用未充必盡力恩養爾等近因北

方蒙古有事時察哈爾林丹汗侵掠阿嚕科爾沁部大軍往援越七日乃還致遲見爾等勿以朕為忘爾等也副將祖可法奏言

上率大軍出征後諸貝勒及衆官每日款宴不絕且時惠食物臣等莫不感戴

上恩因叩謝

太宗復諭諸貝勒曰大凌河各官可令八家更番具饌每五日一大宴與今日同以示優禮

閏十一月庚子朔令貝勒大臣子弟就學

集貝勒大臣

諭曰朕令諸貝勒大臣子弟讀書所以使之習于學問講明義理忠君親上實有賴焉聞諸貝勒大臣有溺愛子弟不令就學者殆謂我國雖不讀書亦未嘗誤事獨不思上年我兵之棄灤州皆由永平駐守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遷安等城相繼而棄豈非未嘗學問不明義理之故歟今年明國築大凌河城我兵圍之經四越月人皆相食猶以死守雖援兵盡敗凌河已降而錦

州松山杏山猶不忍委棄者由讀書明道理為朝廷盡忠故也若為父兄者溺愛子弟亦可任意自適不披甲出征矣自今凡子弟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俱令讀書如不願者啓奏

庚戌申禁私造寺廟

集八旗大臣

諭曰姧民欲避差徭多相率為僧舊歲已令稽察寺廟毋得私行建造今新造者反較前更多可再詳確稽察除

明朝漢官舊建寺廟外新造者准留若干此後有增造者治罪至喇嘛班第和尚許居城外清淨寺廟焚修亦必清察人數佛教本清淨正直以潔誠事之自可獲福若不潔誠反生罪孽嗣後有詐稱喇嘛班第和尚容留婦女不守清規者勒令還俗凡有給喇嘛班第和尚飲食者令男子饋送于寺如男子他出私邀至家飲食以姦論罪首發之人准離主再滿洲蒙古漢人土默特喀喇沁巫覡星士等妄言吉凶蠱惑婦女誘取財物者實繁有

徒嗣後被獲者必殺無赦禁止不嚴之該管官及本主各坐以應得之罪若道士及持齋之人妄行惑衆亦一體治罪是日

賜大凌河歸順官副將以下都司守備以上貂狐猞猁猻鼯鼠羊皮裘帽靴被褥有差各官入朝謝

恩復宴之

天聰六年春正月己亥朔行新定朝儀

自

太宗即位以來凡朝會行禮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並隨

上南面坐受諸貝勒率大臣朝見不論旗分惟以年齒為序五年十二月禮部參政李伯龍奏朝賀時每有踰越班次不辨官職大小隨意排列者請酌定儀制諸貝勒因言莽古爾泰不當與

上並坐莽古爾泰從征大凌河時酗酒怒詈貝勒德格類拔佩刀前向論罰降和碩貝勒秩同衆貝勒

太宗曰曩與並坐今不與坐恐他國聞之不知彼過反疑

前後互異以可否仍令並坐及李伯龍所奏

命大貝勒代善與衆共議大貝勒代善曰我等奉

上居大位又與

上並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後

上南面中坐我與莽古爾泰侍坐于側外國蒙古諸貝勒坐于我等之下方為允協衆皆曰善并定議行禮時八旗諸貝勒獨為一班外藩蒙古諸貝勒次之滿洲蒙古漢軍大臣率文武各官次之其管旗大

臣領纛大臣副將參將遊擊侍衛備禦依旗分按品級序列至是元旦

太宗率大貝勒代善及諸貝勒拜

天謁

神畢

御殿座兩旁設代善莽古爾泰二榻令諸貝勒先行朝賀禮預議政者入殿内左右列坐次外藩蒙古貝勒次總兵官額駙佟養性等次八旗大臣次大凌河

新降各官次阿嚕科爾沁部台吉達賚楚琥爾等次朝鮮貢使總兵鄭義行各行朝賀禮俱如新定之儀

癸丑定䘏獎例

陣亡一等副將䘏銀八百二十兩二等副將八百一十兩三等副將八百兩一等叅將六百二十兩二等叅將六百一十兩三等叅將六百兩遊擊五百兩備禦四百兩副備禦二百五十兩旗校什

長及執大纛人等臨陣赴敵而死者每名卹銀二百兩無職者一百五十兩未披甲者一百兩其距敵遠而中礮死及持挨牌防敵取草墮壕死者若執大纛人等卹銀一百五十兩無職者一百三十兩死于壕外者均減八十兩本旗臨敵退縮有死于退縮之地者卹銀各減半先退縮復進戰死者各減三分之一退縮時人中傷而馬死者免罪無賞退縮之旗分内有能戰而被傷者仍賞之凡臨陣被傷

一等賞銀五十兩二等四十兩三等三十兩四等二十兩其距敵遠而中傷者一等三十兩二等二十兩三等十兩四等五兩大凌河陣亡三等副將穆克坦贈一等副將以其子愛音塔穆襲陣亡遊擊綽和諾贈一等叅將無子以其兄翁格尼襲陣亡備禦阿爾岱贈三等叅將以其子都爾德襲並視所贈職各予䘏銀陣亡備禦都美布爾愷託貝愛賽岱達鄂博輝喀爾喀瑪七員陣亡侍衛果哩

係副備禦各照新例䘏銀

癸亥奬賞演礮將士

先是總兵官佟養性督造紅衣礮成攜以從征屢

攻克臺堡至是

太宗閱兵北演武場佟養性領所部兵擐甲執仗分列兩

旁置鉛子紅衣礮內樹的演試之

太宗諭奬軍容整肅且前此征大凌河有功

賜雕鞍良馬及銀百兩副將石廷柱石國柱金玉和高鴻

中金礪參將祝世昌遊擊李延庚備禦圖贍等鞍馬各一其餘將士銀兩布疋有差大宴之時近御侍衛有蒙古三人善角觝太宗嘉其膂力絶倫賜們都以阿爾薩蘭土謝圖布庫號及豹裘一都爾瑪以詹布庫號及虎裘一特木德赫以巴爾巴圖魯布庫號及虎裘緞疋又大刀一

諭六部大臣曰國家設官分職所以理庶政佐太平也爾

等身膺職守宜各潔己愛民奉公守法以副委任若見
朕與諸貝勒有强取國中婦女財貨及良馬等事即當
進言言之不從咎在朕與諸貝勒矣贊襄盛治惟爾臣
工是賴當勉圖職業焉

二月戊子定城守官三年考察例

先是五年十二月

命八旗總管大臣往各路屯堡察閱披甲兵丁强弱至是

定例海州耀州鞍山牛莊

東京薩爾滸鐵嶺甜水站析木城威寧營章義站等處城守官員三年任滿者赴瀋陽攷察功罪有功者賞有罪者革職留任各遣還駐守原地俟三年再行攷察是月禮部議定

上駕往來近地儀仗之制旗三對繖二柄校尉六人大貝勒旗二對繖一柄校尉四人諸貝勒旗一對繖一柄校尉二人在朝會處不用旗繖止許校尉從凡隨

駕及赴
行在所槩不許用惟大貝勒許用繖違者罰羊越二日禮
部以
駕出未具儀仗與定例不符奏
太宗命以羊付禮部
諭曰朕非忘具儀仗也以往諸子避痘處故不用耳然不
傳諭禮部誠朕之過朕若廢法誰復奉法此羊付爾部
収之今後凡往避痘處免用儀仗又

諭文館諸臣曰昨副將高鴻中條奏多援引古人過失彼不讀書不悉其行事遂多剌謬前人今巴克什等日侍朕左右當時以朕之過失啓朕毋妄議前人所行為非也昔元太祖第二子察罕岱以刀削檉柳為鞭自誇其能曰我國固父皇所定然此檉柳為鞭乃我所手創也其臣鄂齊爾塞臣曰非先帝鳩工以製此刀則此檉柳豈能以指削以齒齧耶凡國中諸務皆先帝崛起而創立者自詡聰明較勝不將遺譏于萬世耶如彼繩愆糾

繆方見忠誠爾等宜詳念之巴克什達海等奏言

聖諭誠是臣等敬識之不敢忘又

諭刑部諸臣曰近聞遊惰之民多以賭博為事夫賭博者耗財之源盜賊之藪也嗣後除賭飲食免問外其以銀錢及貨物賭博者概行禁止違者照例治罪

三月戊戌朔賞賚大凌河歸降諸將

先是正月管兵部事貝勒岳託疏言

天與我以大凌河漢人正欲使天下皆知我

國之善養人也能善撫此衆嗣後歸順者必多善養之道當先予以家室一品官以諸貝勒女妻之二品官以諸大臣女妻之仍出公帑以給其需有欺陵其夫者咎在父母彼既離其家室孤踪至此使其婦翁衣食與共雖故土亦可忘矣至于明之兵士從前離鄉土棄妻子窮年累月戍守各城類皆無業之人不能治生資軍糧以自給今既來歸宜先察漢民女子寡婦酌量給配餘察八貝勒下殷

實莊頭及商賈有女子者令其給配免其耕作有

軍興仍隸戎伍則無一人失所矣

太宗嘉納之

諭戶部曰大凌河漢人可分隸副將下各五十名叅將下

各十五名遊擊下各十名盡令移居瀋陽以國中婦女

千口分配之其餘令諸貝勒大臣各分四五人配以妻

室善撫養之至是

賜副將張洪謨祖可法祖澤洪曹恭誠劉天祿張存仁韓

大勲裴國珍孫定遼楊華徵李雲薛大湖陳邦選
鄧長春叅將姜新吳良輔劉士英盛忠高光輝張
廉段學孔遊擊韓棟楊名世吳奉成李一忠劉良
臣蔣懐良方一元塗應乾胡宏先陳變武方獻可
劉武元等緞疋銀兩雕鞍櫜鞬鞓帶器用等物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五